

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01534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01539

出版时间：1988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（西班牙）阿索林

译者：徐曾惠,樊瑞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### 内容概要

与阿索林结缘，是一九九五年在《汪曾祺文集》文论卷里读到一篇《阿索林是古怪的》，一开头分成两段的两句话，一下就吸引住我：“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。

阿索林是古怪的。

”

汪曾祺这题目就是阿索林自己用过的，此文也是用了与阿索林作品一样的短小篇幅、温静笔墨（这些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），推许其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说我们总是“把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混同起来”，而“阿索林笔下的塞万提斯才是真正的塞万提斯”——“在黄昏时分，在忧郁的平原间”，那位讽刺小说家回复为一个“温柔的诗人”，“和他的未婚妻说着简单，平凡，比他书中一切话更伟大的话”。

我膜拜的汪曾祺如此膜拜阿索林，而且从他反复的优美介绍中（上面所引在此短文中重复了两次），看出阿索林对平实人生的重视与温情，极对我的思路，使阿索林从此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

之后不时发现，另一些作家文人都与阿索林有过牵连，而且，他们大都还是我本就亲近、欣赏的，所以每一次这种发现，都使我暗暗有“友吾友”的欣慰和欢喜：戴望舒、徐霞村、卞之琳。

他们是阿索林迄今的三位中译者（具体的书后另述）。

可惜戴似乎未写过关于阿索林的文字，卞则有一篇一九三四年写的《译阿左林小品之夜》，谈到在烛影下译阿索林最适合。

另沈从文三十年代写过一首小诗《卞之琳的浮雕》，最后带点俏皮地模仿卞的口吻：“我讨厌一切，真的，除了阿左林”。

（我没有读到沈与阿索林有关联的资料，但总感到他们应也是气味相投的。

另外，沈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老师，他这个“最好的学生”后来“自报家门”，说阿索林的作品“象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”——他受这条小溪影响正在西南联大时期）。

南星。

对这位几已湮灭而为我私心倾慕的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，本文“附记”将专述之。

据姜德明《读甘雨胡同六号》介绍，他也喜欢阿索林，散文集《松堂集》正有阿索林之风：“文字细腻，有点迷离和感伤；近于白描的风格，却充溢着抒情的意境”；另一本散文集《甘雨胡同六号》，更收有一篇叙写阿索林的《寂寞的灵魂》，里头亲切地猜想，阿索林有着“正视着不可挽救的悲哀的人世间而充满了爱心的目光”。

金克木。

在一九九零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，他称许阿索林“文章很短，……又像散文，又像小说，……平淡，细致，不着褒贬，自然见意，有些像阮籍、陶潜的诗”：“词少意多，文短情长，淡得出奇，又有余味。

”（《小人物》小文章）。

按：正如金克木和别的论者都注意到的，阿索林的作品往往打破了散文与小说的界限，篇幅也很短，但西班牙以他命名的文学奖却是长篇小说奖。

“古怪的”阿索林，身后之“名”都是这般古怪。

）

唐弢、傅雷。

《晦庵书话》中的《阿左林》篇，说阿索林的“文笔清新，疏淡中略带忧郁，如云林山水。

”还说他手头戴望舒、徐霞村合译的《西万提斯的未婚妻》一书，一些好友都向他借过，后来索性送给了傅雷。

## 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曾卓。

他前后买过好几本卞之琳译的《阿左林小集》，都送了友人，最后一本则是自己抗战流离期间随身带的少数几本书之一。

在一九四六年写的记此事的同名文章中，他推崇阿索林为当时世界上散文作者中“几乎是最好的一个”；说阿索林对这个世界有深沉的热爱和悲哀，但没有波德莱尔那种愤世者的激动，“他自然不是一个战斗者，他在自己的天地间寻找一点温暖”。

何其芳，李广田、芦焚（师陀）。

曾文又指出《画梦录》时代的何其芳、李广田、师陀受阿索林影响，风格和气氛的接近，其中对师陀举了具体作品的例子。

另唐弢说向他借《西万提斯的未婚妻》的朋友，便包括师陀。

至于何其芳，经曾卓一说，我想起《画梦录》的风格、题材果然有点仿效之意，其中一篇《哀歌》，题目直接借用，内文也引用了阿索林。

但最令我瞩目的还是周作人。

一九三零年五月二十六日，他在《骆驼草》上发表《西班牙的古城》（后收入《看云集》），说是“听了君培的保荐”，特地去买了戴、徐合译的《西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读后“放下书叹了一口气：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！”

周作人读书广博，对文章的见识和他自己的文字都是一等一的好，其作此袖手之叹，实在使人对阿索林神往，怪不得有论者谓因为周氏此文，使得一批京派文人（上举有数位皆是）开始注意并受阿索林的影响。

可惜手头没有那篇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则如果要象汪曾祺那样专门举出一篇佳作，我会选《奥蕾丽亚的眼睛》：孤寂的疗养院，悠长、曲折、绕来绕去相套着的门、厅、长廊、楼梯，野草味和药味，一个苍白的女孩。

“‘你作些什么事呢，奥蕾丽亚？’

‘……‘什么事也不作’，她回答，‘我看河里的水……’”“奥蕾丽亚看河里平静的水，可是她出神而凝定的眼睛看不见河里的水。

“有树林、草坡，若走倦了，可以在水边坐坐，看水蜘蛛在水面上溜来溜去，‘可是夜来了。

你得回疗养院去”。

（这情味多象梁朝伟的一首歌。

）有钢琴、舞会，人们临了跳着无精打采的舞，“唱一支萎靡的、忧郁的、哀婉的歌”……

它象阿索林的大部分作品一样，没有明晰的情节，整篇只就象一幅剪影：那个恍惚、抑郁、水边的奥蕾丽亚，“一幅剪影衬着黄昏的灰天。

”然而他的风格和他要表达的，都已在这剪影里。

尤其是最后一段：“当你走开的时候，你的灵魂里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。

长廊寂静。

你也许听到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咳嗽，短促而干涩，或冗长而顽强。

你上床去睡觉；梦想奥蕾丽亚做梦似的大眼睛，自以为感觉到了最大的荒唐，最大的迷惑，自以为轻微的感觉到了爱。

”

——没有比他自己这段话更好更贴切地形容我读阿索林的感受了：当我走开的时候，灵魂里也装满了他带来的那样一道长廊、那样一声咳嗽、那样一双眼睛。

那样一个西班牙，那样一些人的生命和命运。

那样一种阿索林的情感和感觉。

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“有许多的知了吗？  
知了唱个不停吗？  
是真的吗？  
”

“我想它们在唱！

”拉法尔高声说。

“它们一天到晚唱着。

孩子们丢石子上去叫它们闭嘴；可是我告诉他们，叫他们放过它们，冬天来了它们会死的。  
”

——《西班牙小景·节日》

“修阳伞，补雨伞！

”修伞匠重新喊着；一只狗在他身旁走过，嗅了他一会，随即又继续走它的路了。

修伞匠也继续走着，慢慢地，有些悲哀。

这座城好象是死了。

——《西班牙小景·修伞匠》

[http://www.kongfz.com/trade/trade\\_reply.php?id=438500&tc=bookworm&tn=夫子书话](http://www.kongfz.com/trade/trade_reply.php?id=438500&tc=bookworm&tn=夫子书话)

<<卡斯蒂利亚的花园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